

墨子里籍鲁阳说古文献记载

东汉高诱论墨子里籍

墨子，名翟，鲁人也。

《吕氏春秋注》

清代毕沅论墨子里籍

《墨子》七十一篇，见《汉艺文志》。隋以来为十五卷、目一卷，见《隋经籍志》。宋亡九篇，为六十一篇，见《中兴馆阁书目》。实六十三篇，后又亡十篇，为五十三篇，即今本也。本存道藏中，缺宋讳字，知即宋本。又三卷一本，即《亲士》至《尚同》十三篇，宋王应麟、陈振孙等仅见此本。有乐台注，见郑樵《通志艺文略》，今亡。案《通典》言兵有守拒法，而不引墨子《备城门》诸篇。《玉海》云《后汉书》注引《墨子·备突篇》，《诗正义》引《墨子·备冲篇》，似亦未见全书，疑其失坠久也。今上开四库馆，求天下遗书，有两江总督采进本，谨案亦与此本同。自此本以外，有明刻本，其字少见，皆以意改，无《经上下》及《备城门》等篇，盖无足观。墨书传述其少，得毋以孟子之言，转多古言古字。先是仁和卢学士文弼、阳湖孙明经星衍互校此书，略有端绪，沅始集其成。因偏览唐、宋类书、古今传注所引，正其伪谬，又以知闻疏通其惑。自乾隆壬寅八月至癸卯十月，逾一岁而书成。世之讥墨子以其节葬、非儒说。墨者既以节葬为夏法，特非周制，儒者弗用之。非儒，则由墨氏弟子尊其师之过，

其称孔子讳及诸毁词，是非翟之言也。案他篇亦称孔子，亦称仲尼，又以为孔子言亦当而不可易，是翟未尝非孔。孔子之言多见论语、家语及他纬书传注，亦无斥墨词。至孟子始云能言距杨、墨者，圣人之徒。又云杨、墨之道不息，孔子之道不著。盖必当时为墨学者，流于横议，或类非儒篇所说，孟子始嫉之。故《韩非子·显学》云：“墨离为三，取舍相反、不同，而皆自谓真孔、墨。”韩愈云：“辩生于末学，各务售其师之说，非二师之道本然”，其知此也。今惟亲士、修身及经上、经下，疑翟自著，余篇称子墨子，《耕柱篇》并称子禽子，则是门人小子记录所闻，以是古书不可忽也。且其《鲁问篇》曰“凡入国，必择务而从事焉。国家昏乱，则语之尚贤、尚同；国家贫，则语之节用、节葬；国家喜音湛湎，则语之非乐、非命；国家淫僻无礼，则语之尊天、事鬼；国家务夺侵凌，则语之兼爱。”是亦通达经权，不可訾议。又其《备城门》诸篇，皆古兵家言，有实用焉。书称中山诸国亡于燕、代、胡、貉之间。考中山之灭在赵惠文王四年，当周赧王二十年，则翟实六国时人，至周末犹存，故《史记》云“或曰并孔子时，或曰在其后”，班固亦云在孔子后。司马贞“按《别录》云，《墨子》书有文子，文子，子夏之弟子，问于墨子。如此，则墨子者在七十子后。”李善引《抱朴子》，亦云孔子时人，或云在其后。今按其人在七十子后。若《史记邹阳传》，邹阳曰：“宋信子罕之计而囚墨翟。”司马贞云：“汉书作子冉，不知子冉是何人。文颖曰：子冉，子罕也。荀卿传云“墨翟，孔子时人，或云在孔子后。”又襄公二十九年左传“宋饥，子罕请出粟。”时孔子适八岁，则墨翟与子罕不得相

辈。或以子冉为是，不知如何也。”又文选亦作子冉，注云“文子曰：子罕也，冉音任。善曰：未详。”沉亦不能定其时事。又司马迁、班固以为翟，宋大夫，葛洪以为宋人者，以《公输篇》有为宋守之事。高诱注《吕氏春秋》以为鲁人，则是楚鲁阳，汉南阳县，在鲁山之阳，本书多有鲁阳文君问答，又亟称楚四竟，非鲁卫之鲁，不可不察也。先秦之书，字少假借，后乃偏正相益。若本书，源流之字作原，一又作源，金以溢为名之字作益，一又作镒，四竟之字作竟，一又作境，皆传写者乱之，非旧文。乃若贼放百姓之为杀字古文，遂而不反，合于遂亡之训，关叔之即管叔，实足以证声音文字训诂之学，好古者幸存其旧云。如其疏略，以俟敏求君子。乾隆四十八年，岁在昭阳单阙涂月，叙于西安节署之环香阁。

《墨子注序》

清代武亿论墨子里籍

《汉书艺文志》“《墨子》七十一篇”，注云“墨翟为宋大夫，在孔子后”，而不著其地。惟《吕氏春秋·慎大览》，高诱注“墨子名翟，鲁人也。”鲁即鲁阳，春秋时属楚。古人于地名，两字或单举一字，是其例也。翟见诸传记，多称为宋大夫，以予考之，亦未尽举其实。盖墨子居于鲁阳，疑尝为文子之臣。观《鲁问》一篇，首言吾愿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，下者爱利百姓，厚为皮帛，卑辞令函，偏礼四邻诸侯，欧国而以事齐，又言吾愿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观焉。案《春秋左氏传》“昭二十九年春，公至自乾侯，处于郟，齐侯使高张来唁公，称主君。”注：“比公于大夫。”《周礼太宰》“九两，六日主以利得民”，

注：“郑司农谓公卿大夫”，《调入》“主友之言”，注：“主，大夫君也。”

《吕氏春秋·爱士篇》“阳城胥渠处，广门之官夜款门而谒曰：主君之臣胥渠有疾。”注：赵简子，晋大夫也，大夫称主者也。然则翟之尊文子为主君，意其属于文子也。《礼记·礼运》“仕与家为仆”，方氏曰：“仆者对主之称”，故仕于家曰仆，而大夫称主是也。翟在鲁，眷然知乡邦之重，始劝文子屈礼事齐，继止文子攻郑，皆反覆言子，冀以诫人。其后文子卒能受听，故于时鲁阳之民身不致重困于兵役，以保恤其家室，皆翟之赐也。

《史记荀卿列传》云“翟，或曰并孔子时，或曰在其后。”《索隐》“按《别录》云：《墨子》书有文子，文子，子夏之弟子，问於墨子。如此，则墨子者在七十子后也。”案《外传》楚语“惠王以梁与鲁阳文子”，注：“文子，平王之孙，司马子期子，鲁阳公也。”惠王十年为鲁哀公十六年，孔子方卒。又翟本书《贵义》篇“子墨子南游于楚，见楚献惠王”，《楚世家》无此名，是献惠即惠王，误衍一献字。审是，则翟实当楚惠王时，上接孔子未卒。故太史公一云并孔子时，说非无据。自班志专谓在孔子后，后人益为推衍。至如毕氏据本书称中山诸国亡于燕、代、胡、貉之国，以中山之灭在赵惠文王四年，当周赧王二十年，则翟实六国时人，至周末犹存。愚窃以翟既与楚惠王接时，后必不能历一百九十余年尚未即化，此固不然也。中山诸国之亡，盖墨子之徒续记而窜入其师之说，以贻此谬，何可依也？予故为摭其时地始末如是，以附于篇，庶览者得以详焉。

《跋墨子》

《墨子》“子墨子与鲁阳文君对话”节录

子墨子谓鲁阳文君曰：“大国之攻小国，譬犹童子之为马也。童子之为马，足用而劳。今大国之攻小国也，攻者，农夫不得耕，妇人不得织，以守为事；攻人者，亦农夫不得耕，妇人不得织，以攻为事。故大国之攻小国也。譬犹童子之为马也。”

子墨子谓鲁阳文君曰：“今有一人于此，羊牛刍豢，维人但割而和之，食之不可胜食也。见人之生饼，则还然窃之，曰：舍余食，不知耳目安不足乎？其有窃疾乎？”鲁阳文君曰：“有窃疾也。”子墨子曰：“楚四境之田，旷芜而不可胜辟；呼虚数千，不可胜入；见宋郑之闲邑，则还然窃之。此与彼异乎？”鲁阳文君曰：“是犹彼也；实有窃疾也。”

鲁阳文君将攻郑，子墨子而止之，谓鲁阳文君曰：“今使鲁阳四境之内，大都攻其小都，大家伐其小家，杀其民人，取其牛马狗豕、布帛、米粟、货财，则何若？”鲁阳文君曰：“鲁阳四境之内，皆寡人之臣也。今大都攻其小都，大家伐其小家，夺之货财，则寡人必将厚罚之。”子墨子曰：“夫天之兼有天下也，亦犹君之有四境之内也。今举兵将以攻郑，天诛亦不至乎！”鲁阳文君曰：“先生何止我攻郑也？顺于天之志。郑人三世杀其父，天加诛焉，使三年不全；我将助天诛也。”子墨子曰：“郑人三世杀其父，而天加诛焉，使三年不全，天诛足矣！今又举兵以攻郑，曰：‘吾攻郑也，顺于天之志。’譬有人于此，其子强梁不材，故其父笞之；其邻家之父，举木而击之，曰：‘吾击之也，顺于其父之志’，则岂不悖哉？”

子墨子谓鲁阳文君曰：“攻其邻国，杀其民人，取其牛马、粟米、货财，则书之于竹帛，镂之于金石，以为铭于钟鼎，传遗后世子孙，曰：‘莫若我多。’今贼人也，亦攻其邻家，杀其人民，取其狗豕、食粮、衣裘，亦书之竹帛，以为铭于席豆，以遗后世子孙，曰：‘莫若我多，’亦可乎？”鲁阳文君曰：“然！吾以子之言观之，则天下之所谓可，未必然也。”

子墨子为鲁阳文君曰：“世俗之君子，皆知小物而不知大物。今有人于此，窃一犬一彘，则谓之不仁；窃一国一都，则以为义。譬犹小视白，谓之白；大视白，则谓之黑。是故世俗之君子，知小物而不知大物者，此若言之谓也。”

鲁阳文君语子墨子曰：“楚之南，有啖人之国者，传其国之长子生，则解而食之，谓之‘宜弟’。美，则以遗其君；君喜，则赏其父。岂不恶俗哉？”子墨子曰：“虽中国之俗亦犹是也。杀其父而赏其子，何以异食其子而赏其父者哉？苟不用仁义，何以非夷人食其子也？”

鲁阳文君谓子墨子曰：“有语我以忠臣者：‘令之俯则俯，令之仰则仰，处则静，呼则应。’可谓忠臣乎？”子墨子曰：“令之俯则俯，令之仰则仰，是似影也；处则静，呼则应，是似响也。君将何得一于影与响哉？若以翟之所谓忠臣者：上有过，则微之以谏；已有善，则访之上，而无敢以告外；匡其邪而入其善；尚同而无下比；是以美善在上而怨仇在下，安乐在上而忧戚在臣。此翟之所谓忠臣者也。”

《墨子》

清嘉庆《鲁山县志》记载墨子节录

《墨子》

存《汉书·艺文志》——《墨子》七十一篇，名翟为宋大夫，在孔子后。

《吕氏春秋·慎大览》高氏注墨子，名翟，鲁人也，著书七十篇，以墨道闻也。

《隋书·经籍志》——《墨子》十五卷，《目》一卷（宋大夫墨翟撰）。

马总《意林墨子》十六卷。

《韩昌黎集·读墨子》曰：儒讥墨以上同、兼爱、上贤、明鬼（上或皆作尚）；而孔子畏大人，居是邦，不非其大夫。《春秋》讥专臣，不上同哉？孔子泛爱，亲仁，以博施济众为圣，不兼爱哉？孔子贤贤，以四科进褒弟子，疾歿世而名不称，不上贤哉？孔子祭如在，讥祭如不祭者。曰：“我祭则受福”，不明鬼哉？儒墨同是尧舜，同非桀纣，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国家，奚不相悦如是哉？余以为辩生于末学，各务售其师之说，非二师之道本然也。孔子必用墨子，墨子必用孔子，不相用不足为孔墨。

《唐书·经籍志》——《墨子》十五卷（墨翟撰）。

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——《墨子》十五卷（墨翟撰）。

《宋史·艺文志》——《墨子》十五卷（墨翟撰）。

郑樵《通志·艺文略》——《墨子》十五卷：宋大夫墨翟与孔子同时。汉志注：在孔子后。又三卷乐台注。唐志不载，当考。

马端临《文献通考·经籍考·墨子》十五卷。

王应麟《玉海书目》云，《墨子》十五卷，自《亲士》至《杂守》为六十一篇，亡九篇。一本自《亲士》至《上同》凡十三篇。

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——《墨子》十五卷，宋墨翟撰，战国时为宋大夫，著书七十一篇，以《贵俭》《兼爱》《尊贤》《右鬼》《非命》《尚（衢本作上）同》为说，云荀、孟皆非之，而韩愈独谓辩生于末学，非二师之道本然也。

尤袤遂《初堂书目·杂家类·墨子》。

高似孙《子略》：韩非子谓墨子死，有相里氏之墨，相芬氏之墨，邓陵氏之墨。孔墨之后，儒分为八墨，离为三，其为说异矣。墨子称尧曰：“采椽不斫，茅茨不剪”。称周曰：“严父配天，宗祀文王。”又引“若保赤子，厥罪惟均。”（出于《康诰·泰誓篇》）固若依于经、据于礼者，孟子方排之不遗余力。盖闻之夫子曰：“恶似而非者，恶莠恐其乱苗也，恶郑声恐其乱雅也，恶紫恐其乱朱也，恶乡原恐其乱德也。墨之为书，一切如庄周，如申商，如韩非惠施之徒，虽不辟可也。惟其言近乎伪，行近乎诬，使天下后世人尽信其说，其害有不可胜言者，是以不可不加辟也。

李巽岩曰：《墨子》十五卷，所传本甚古，然多脱误，或次第混乱，章句颠倒，往往断烂不可复读。反复寻究，稍加是正，使相联属，十仅得一二，当其合处，犹符节也。乃知古书讹谬正坐，学者弗习而博观深考，尚庶几识其纯全云。见《文献通考》。

陈振孙《直斋书录·解题》——《墨子》三卷（宋大夫墨翟撰）。孟子所谓邪说颇行，与杨朱同科者也。韩吏部推尊孟氏，而《读墨》

一章，乃谓孔、墨相为用，何哉？《汉志》七十一篇，《馆阁书目》有十五卷，六十一篇者，多讹脱不相联属。又二本止存十三篇者当是此本也。方杨墨之盛，独一《孟子》讼言非之，谆谆焉惟恐不胜。今杨朱书不传，《列子》仅存其余，墨氏书传于世者，亦止于此。《孟子》越百世益光明，遂能上配孔氏，与《论语》并行，异端之学，安能抗吾道哉！

王应麟《汉·艺文志》考证《墨子》七十一篇，《馆阁书目》十五卷，自《亲士》至《杂守》，为七十一篇，亡《节用》《节葬》《明鬼》《非乐》《非儒》等九篇。（一本自《亲士》至《杂守》为七十一篇，所存六十一篇，且多讹脱不相联属。又一本止存一十三篇。晁氏曰：“荀、孟皆非之，而韩愈独谓辨生於末学，非二师之道本然也。韩非子曰：“有相里氏、相夫氏、邓陵氏之墨，墨离为三。”荀子曰：墨子有见于齐，无见于畸。又曰：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。）晋鲁胜注《墨辨》，其叙曰：墨子著书作《辨经》以立名本，惠施，公孙龙祖述其学，以正刑名，显于世。《墨辨》有《上下经》，《经》各有说，凡四篇，与其书众篇连第，故独存。《史记》云：“墨翟，宋之大夫，善守御，为节用。或曰并孔子时。或曰在其后”。《索隐》曰：“按《别录》云：“墨子书有文子。文子，子夏之弟，问于墨子。”如此则墨子在七十子之后。

《庄子·天下篇》云：“相里勤之弟子，五侯之徒，南方之墨者，苦获已齿。邓陵子之属，俱诵墨经，而倍譎不同，相谓别墨。”又云：“以巨子为圣人，皆愿为之尸。”《吕氏春秋》：“墨者，有钜子腹黄享

居秦；墨者，钜子孟胜，善荆之阳城君。”孟胜曰：“我将属钜子于宋之田襄子。”此即庄子所谓巨子也。

钱曾《读书敏求记》：“《墨子》十五卷”。潜溪诸子辨云：“《墨子》三卷。战国时宋大夫墨翟撰，上卷七篇，号曰《经》，中卷下卷六篇，号曰《论》，共十三篇。考之《汉志》七十一篇，《馆阁书目》则六十一篇，已亡《节用》《节葬》《明鬼》《非乐》《非儒》等九篇，今书则又亡多矣。”潜溪之言如此。予藏宏治己未售抄本，卷篇之数恰与其言合。又藏会稽钮氏世学楼本共十五卷七十一篇，内亡《节用》等九篇盖所谓《馆阁书目》本，或即此欤？潜溪博览典籍，其辨订不肯，聊且命笔而止题为三卷，犹未见完本欤？抑此书两行于世而未及是正欤？姑识此以询藏书家。

焦闳《国史·经籍考》：《墨子》十五卷，又三卷乐台注。

钦定《四库全书·简明目录》：《墨子》十五卷，旧本题墨翟撰，然书中多称子墨子，则其门人所记也。原本七十一篇，今佚八篇。其说为孟子所辟，不行于世。然其书则历代著录，列为九流之一，观其近理乱真之处，然后知墨儒异同之所以然，则亦不必废观也。

毕沅《墨子叙》：《墨子》七十一篇，见汉《艺文志》隋以来为十五卷，《目》一卷。见《隋·经籍志》宋亡九篇，为六十一篇，见《中兴馆阁书目》实六十三篇。后又亡十篇，为五十三篇，即今本也。本存道藏中，缺宋讳字，知即宋本。又三卷一本，即《亲士》至《上同》十三篇。宋王应麟陈振孙等仅见此本，有乐台注，见郑樵《通志·艺文略》。

孙星衍《墨子后叙》：乾隆四十八年癸卯十二月，彦山先生既刊所注《墨子》成，以星衍涉于诸子之学，命作后叙。星衍以固陋，辞不获命，叙曰：“墨子与孔子异者，其学出于夏礼。司马迁称其善守御为《节用》。班固称其《贵俭》《兼爱》《上贤》《明鬼》《非命》《上同》，此其所长，而皆不知墨学之所出。淮南王知之，其作《要略》训云：墨子学儒者之业，受孔子之术，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，靡财而贫民，服伤生而害事。故背周道而用夏政。其识过于迁、固，古人不虚作诸子之教，或本夏，或本殷，故韩非著书亦载弃灰之法。墨子有《节用》。《节用》禹之教也。孔子曰：“禹菲饮食，恶衣服，卑宫室，吾无间然。”又曰：“礼与其奢，宁俭。”又曰：“道千乘之国节用。”是孔子未尝非之。又有《明鬼》，是致孝鬼之义，兼爱是尽力沟洫之义。孟子称墨子摩顶放踵，利天下为之。而庄子称禹亲自操石鎛而九杂天下之川，腓胫无毛，沐甚风，栉甚雨。《列子》称禹，身体偏枯，手足胼胝。吕不韦称禹，忧其黔首，颜色黎黑，窃藏不通，步不相过。皆与书传所云：“予弗子，惟荒度土功，三过其门而不入，思天下有溺者，犹已溺之。”同其《节葬》，亦禹法也。《尸子》称禹之丧法，死于陵者葬于陵，死于泽者葬于泽。桐棺三寸，制丧三日（当为月）。见《后汉书注》《淮南子要略》：称禹之时天下大水，死陵者葬陵，死泽者葬泽，故节财薄葬，闲服生焉。又齐俗称三月之服，是绝哀而迫切之性也。高诱注云：“三月之服，是夏后氏之礼。”韩非子《显学》称墨者之葬也，冬日冬服，夏日夏服，桐棺三寸，服丧三月。而此书《公孟篇》墨子谓公孟曰：“子法周而未法夏也，子之古非古也。”又

公孟谓子墨子曰：“子以三年之丧为非，子之三日（当为月）之丧亦非也。”云云。然则三月之丧，夏有是制，墨始法之矣。孔子则曰：“吾说夏礼，杞不足征；吾学周礼，今用之，吾从周。”又曰：“周监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，吾从周。”周之礼尚文，又贵贱有法，其事具周官仪礼。《春秋传》则与墨书《节用》《兼爱》《节葬》之旨甚异。孔子生于周，故尊周礼，而不用夏制；孟子亦周人而宗孔，故于墨非之势则然焉。若览其文，亦辩士也。《亲士》《修身》《经上》《经下》及《说》，凡六篇，皆翟自著，《经上、下》略似尔雅释诂文而不解其意指，又怪汉、唐以来，通人硕儒，博贯诸子，独此数篇，莫能引其字句，以至于今，传写伪错，更难钩乙。《晋书·鲁胜传》云：“胜注《墨辨》，存其叙曰：“墨子著书作《辩经》以立名本。惠施公孙龙祖其学，以正刑名，显于世。孟子非墨子，其辩言正词，则与墨同。荀卿、庄周皆非毁名家，而不能易其论也。”又曰：“《墨辨》有《上·下经》，《经》各有《说》，凡四篇，与其书，众篇连第，故独存。今引《说》就《经》，各附其章，疑者阙之，又采诸众杂集，为刑名二篇，略解指归，以俟君子。”如所云，则胜曾引《说》就《经》，各附其篇，恨其注不传，无可征也。《备城门》诸篇，具古兵家言，惜其脱误难读，而彦山先生于此二书悉能引据传、注类书，匡正其失。又其古字古言，通以声音训故之原，豁然解释，是当与高诱注《吕氏春秋》，司马彪注《庄子》，许君注《淮南子》，张湛注《列子》，并传于世。其视杨竞卢《辩空疏浅略》，则倏然过之，时则有仁和卢学士抱经，大兴翁洗马覃溪及星衍三人者，不谋同时，共为其学，皆折衷于先生。

或此书当显，幸其成帙，以惠来学，不觉僭而识其未也。

[案]汉书《艺文志》，《墨子》七十一篇，注云：墨翟为宋大夫，在孔子后而不注其地。惟《吕氏春秋·慎大览》高诱注：墨子，名翟，鲁人也。鲁，即鲁阳，春秋时属楚。古人于地名两字，或单举一字，是其例也。《路史·国名纪》：鲁，汝之鲁山县，非兖地。翟，见诸传记，多称为宋大夫。以予考之，亦未尽举其实。盖墨子居于鲁阳，疑尝为文子之臣，观《鲁问》一篇，首言吾愿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，下者爱利百姓，厚为皮币，卑词令，函编礼，四邻诸侯驱国而以事齐。又言吾愿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观焉。

[案]《春秋左氏传·昭二十九年》：“春，公至自乾侯处于郟，齐侯使高张来唁公，称主君。”注：“比公于大夫，周礼太宰九两六，曰主以利得民。”注：“郑司农主谓公卿大夫，调人主友之主注：“主，大夫君也。”《吕氏春秋·爱士篇》“阳城胥渠处广门之官，夜款门而谒曰：“主君之臣，胥渠有疾。”注：“郑简子，晋大夫也。大夫称主者也。然则翟之尊文子为主君，意其属于文子也。《礼记·礼运》仕于家。为仆。方氏曰：“仆者，对主之称。”故仕于家曰仆。而大夫称主是也。翟在鲁眷然知乡帮之重，始劝文子屈礼事齐，继止文子攻郑，皆反复言之，冀以诚入。其后文子卒能受听。故于时鲁阳之民身不致重困于兵役，以保恤其家室，皆翟之赐也。《史记·荀卿列传》云：“墨翟或曰并孔子时，或曰在其后。”《索隐》按《别录》云：“墨子书有文子。文子，子夏之弟子，问于墨子。”如此，则墨子者，在七十子后也。

[案]外传楚语惠王，以梁与鲁阳文子。注：文子，平王之孙，司马子期子，鲁阳公也。惠王十年（为鲁哀公十六年），孔子方卒。又翟本书《贵义篇》子墨子南游于楚，见楚献惠王，楚世家无此名（是献惠，即惠王，误衍一献字。）审是，翟实当楚惠王时，上接孔子未卒。故太史公一云并孔子时，说非无据。自《班志》专谓在孔子后，后人益为推据。至如毕氏据本书称中山诸国亡于燕代胡貉之间，以中山之灭，在赵惠文王四年当周赧王二十年，则墨实六国时人，至周末犹存。愚窃以翟既与楚惠王接时，后焉能历一百九十余年，尚未即化，此必不然也。中山诸国之亡，墨之徒续记而窜人其师之说，以贻此谬，何可依也。予故为摭其时地始末如是，以附于篇，庶览者得以详焉。

[案]即为跋，后又得一证。《后汉书·张衡传》春秋元命苞中有公输班与墨翟，事见战国，非春秋时也。注《衡集》云：“班与墨翟并当子思时，出仲尼后。”案《檀弓》季康子之母死，公输若方小敛，请以机封。注：般，若之族。据此，班与季康子同时，则翟益当孔子时矣。衡云在子思时，非也。

集 传

墨翟

《吕氏春秋》慎大览高氏注：墨子，名翟，鲁人也。著书七十篇，以墨道闻也。

毕沅《墨子序》，高诱注《吕氏春秋》，以为鲁人则是楚鲁阳，汉南阳县在鲁山之阳。本书多有鲁阳文君问答，又亟称楚四竟，非鲁卫

之鲁，不可不察也。

吴虑

《墨子·鲁问篇》：鲁之南鄙人有吴虑者，[太平御览引作吴宪]冬陶夏耕，自比于舜。子墨子闻而见之。吴虑谓子墨子：“义耳，义耳，焉用言之哉？”子墨子曰：“子之所谓义者，亦有力以劳人，有财以分人乎？”吴虑曰：“有。”子墨子曰：“翟尝计之矣，翟虑耕天下而食之人矣盛，然后当一农之耕分诸天下，不能人得一升粟，籍而以为得一升粟，其不能饱天下之饥者，既可睹矣。翟虑织而衣天下之人矣盛，然后当一妇人之织分诸天下，不能人得尺布，籍而为得尺布，其不之暖天下之寒者，既可睹矣。翟虑被坚执锐，救诸侯之患盛，然后当一夫之战，一夫之战，其不御三军，既可睹矣。翟以为不若诵先生之道而求其说，通圣人之言而察其辞，上说王公大人，次匹夫徒步之士。王公大人用吾言，国必治；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，行必修。故翟以为虽不耕而食饥，不织而衣寒，功贤于耕而食之，织而衣之者也。故翟以为虽不耕织乎，而功贤于耕织也。”吴虑谓子曰：“义耳，义耳，焉用言之哉？”子墨子曰：“籍设而天下不知耕，教人耕与不教人耕而独耕者，其功孰多？”虑曰：“教人耕者，其功多。”子墨子曰：“籍设而攻不义之国，鼓而使众进战与不鼓而使众进战而独进战者，其功孰多？”吴虑曰：“鼓而使众进战者，其功多。”子墨子曰：“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义，而教天下以义者，功亦多。何故弗言也？若得鼓而进于义，则吾义岂不益进哉！”